

60岁开始写作，82岁被年轻人热捧 湖南娉在灶台边写出三本畅销书

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张秋盈

82岁的娉能干什么？能写出当下最受年轻人热捧的小说，能赚得无数人的眼泪，能创造奇迹——这是祖籍湖南岳阳湘阴杨本芬的回答。

如果要问过去三年间，文艺圈最火的小说是哪本，《秋园》一定在大多数人的答案之列。这本先后被加印八次，销售近40000册、横扫大大小小文学榜单、豆瓣评分8.9的“神作”，并不来自于“高大上”的书房，而是诞生在充斥柴米油盐的厨房。

像大多数娉一样，杨本芬要带孙，要做家务，要照顾老伴。于是，从60岁开始，她只有在等汤烧开的间隙，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，“随时坐下来，让手中的笔在稿纸上快速移动”。8斤重的稿纸就是《秋园》最初的样子。

小有名气后，杨本芬又出版了第二部作品《浮木》，2022年2月，第三部作品《我本芬芳》也问世。这三本书几乎都带有自传性质，《秋园》写的是杨本芬的母亲，《浮木》则是生命中形形色色的人，《我本芬芳》则回顾，也解剖了她自己的婚姻。

也有人质疑过这位“80后”作家：“普通女人的一生，也值得写成小说吗？”一位年轻读者的读书笔记作了最好的回答：“这位奶奶也许不是职业作家，但她是真正的写作者，她写的是人生。”



作家杨本芬（右）和母亲梁秋芳。

60岁，她在厨房写下母亲的故事

1914年，秋园出生了，5岁被裹了小脚，后来兴洋派，又被放了“解放脚”，十二岁失去三位亲人，当了军官太太，又在湖南乡下当了几十年贫农，46岁丧夫，生养5个孩子，带活三个，夭折两个，1960年，为活命再嫁湖北，1980年，第二个丈夫死去，她从湖北又回湖南，终于母子团圆。

“一生尝尽酸甜苦辣，终落得如此下场”的秋园去世以后，人们在她棉袄口袋里发现了这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些年份和地点，那就是秋园一生最简单的生平记述。

这是《秋园》的故事，实际上，也是杨本芬母亲——梁秋芳的故事。梁秋芳去世的那一年，杨本芬突然觉得，如果不记录下母亲的故事，那世界上，就没人还记得这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了。

这一年，杨本芬自己也已经60岁了，在南京给二女儿带孩子，按照大多数人的想法，这一生到头了，还要“作”什么呢？

和母亲梁秋芳一样，杨本芬的命运也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上，她最大理想就是读书，可是一辈子也没有实现。小时候穷，她要在家种地，还要照顾弟弟妹妹，好不容易17岁时考进了湘阴工业学校，学校又停

“钻石婚”的另一面

无疑，《秋园》获得了成功。尤其是年轻的读者，他们抹着眼泪说：这是真正的“一生的故事”。

突如其来的名声大噪并没有对80多岁的杨本芬产生太大的影响，周围的老太太有时会笑称她“大作家”，但其实无论是邻居还是她自己也并不怎么当回事，但写作的激情是更足了。耄耋之年，杨本芬终于拥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，在照顾丈夫的间隙，她对抗着钻心的腿疼坚持写作。《浮木》《我本芬芳》由此诞生。

与第一本小说一样，杨本芬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摊开给大家看。今年2月出版的《我本芬芳》，其实就是讲述她自己的婚姻生活。

现实总是略有点残酷，尽管他们是“钻石婚”，已经相伴60多年了，外人看来是羡慕的，但其实仍有许多遗憾。

虽然结婚有点仓促，但也不是没有感情基础；也一起扛

办了，她揣着三块钱，扒火车跑到江西，入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，未及毕业即下放江西农村，此后数十年她种田、切草药、当工人、做汽车配件生意，总之，与“文艺”毫无关系。

但杨本芬又是个小说迷。那时她和家人住在僻远的山区县城，又适逢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，可供阅读的东西很少。但凡听说县城里谁手上有本没看过的小说，她一定想方设法借到手。为了借书看，她甚至利用自己的针线活特长，帮人绣花、纳鞋底、缝补衣物来缔结交情。有次借到一本珍贵的手抄本《第二次握手》，别人要求次日归还，她熬了一个通宵，把那小说抄了一遍。

几十年后回想此事，杨本芬自己都深感纳闷：当年自己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？要上班，要带三个小孩，要做家务……凡此种种，都没有扑灭她心中热爱文学的小火苗。

她崇拜作家，她说，“作家多了不起啊，可以让人哭也可以让人笑……”在那个没有

过风雨，共过患难；晚景越来越好，孩子们也不错，算是同享安乐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两个人就是性情不合。

年轻的时候，怀孕的杨本芬晚上常孤身在家，有一天她听见门外有贼，在偷她家的兔子，她只敢呵斥却无效。待丈夫回家，她的哭诉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反复诘问：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是好人怎么会怕小偷？

他不爱跟人亲近。他们去南京给女儿带孩子，出门买菜，她主动去牵他的手，他一把甩开她，看也不看她，说，还是各走各的好。他平生只提过一次她的名字，是一封家信上，他写：“杨本芬同志。”

不过，在书里，妻子也承认，丈夫总而言之是好丈夫，也是

电视机的年代，寒冬的夜晚她家常会聚集许多人：左邻右舍、妈妈的女朋友们、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或者修理工……《林海雪原》《青春之歌》等书，大家听她一本本讲过来。

对看故事和讲故事的坚持，就这样奠定了她的叙事功底。几十年后，当写作的念头冒出来，她就再也没有办法压制下去——尽管她依然背着沉重的负担，要照顾近乎瘫痪的老伴，要带孩子……能让她写作的厨房只有大概四平方米，水池、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，容不下一张桌子。她坐在一张板凳上，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。

这些回忆录被女儿章红发上网，有很多网友跟帖，但也只是浩如烟海的网络一隅，直到近20年后，一家初创的出版公司发现了它。创始人只读了一章就要签约出版，他说，这是一本高贵的书，是女性版的《活着》。



杨本芬的三本书。



杨本芬现在拥有了自己的书房。

好父亲。但感情缺失的那些点滴，妻子还是记了很多年。那些被岁月忽略的伤口，值得被看见。

有人将杨本芬的三部作品称之为“看见女性三部曲”，因为他们从中看见了女性真实的生存境遇和女性力量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她的写作本身即是女性主体性意识觉醒的一部分。

“人到晚年，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列车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隆向前赶去……我就像是用笔赶路，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。”正如杨本芬自己在书中自序所言的，如今，写作已经成为她放不下的追求。在八十岁这一年成为一名作家，不得不说，这是个奇迹，而且无比美好。

对话 >>

很多年轻人喜爱我的书，让我很感动

今日女报：您认为，为什么很多读者喜欢您的作品？

杨本芬：可能我写的作品比较实在，比较诚恳。

今日女报：为什么选择婚姻作为新小说的讲述对象？书中的情节是否略显哀伤？

杨本芬：《我本芬芳》是我最新写的小说。小说里有很多真实生活的影子，但小说和生活还是有些不同的。小说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写，生活则是大家一起过出来的。选择婚姻来写，是因为我到这个年纪依然有关于婚姻的困惑和追问，我想把这些都写下来。我也不期待读者一定要感受到什么，只是分享一段经历。哀伤也不是选择记录下来，是自然写出来的。苦的事情就在那，只是写下来了。有的年轻读者跟我说都看哭了，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文字让大家伤感了。整体来说，写《我本芬芳》对我来说也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，不过都这个年纪了，也没什么好忌讳的。

今日女报：《秋园》获得巨大成功之后，后面的写作，会不会有一点小小的压力？

杨本芬：很感谢大家喜欢《秋园》，每一本书出版后，我都很关心，担心书没人看、没人喜欢，担心卖不好，让给我出书的出版公司亏本。他们都宽慰我，说很多人喜欢，我真的好开心呀！这个年纪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的书。不过也是因为这个年纪了，再多的欢喜也是没有的了。后面还会一直写，压力倒是没有很多。

今日女报：《秋园》《浮木》《我本芬芳》出版后，受到了一些年轻读者——95后或者00后的喜爱，他们（她们）有哪些阅读反馈让您记忆犹新？

杨本芬：前几天编辑发给我一个男孩子写的好长的读后感，他说：“她写的不仅是自己，而是一代甚至是几代女性的日常遭遇。然而，这些感受，很少被诉说，很少被倾听。她们需要倾吐，需要被听到。”这只是里面的一段话，我看得眼泪模糊了眼睛，感谢他看得那么仔细，说得那么好。还有年轻人说想起了自己外婆、妈妈的故事，我希望大家也能把这些故事写下来。我看到读者会问我很多书里的细节，就知道大家读进去了。